

星雲法師幼時家境貧困,母親忍痛含淚把他送進廟里。在揚州的寺廟待了一段時間,師父把年幼的星雲帶至南京,交給一名大和尚,並告訴星雲:“這裡才是你習佛的好地方。”

師父剛走,大和尚即開始考問星雲:“你為何來此地?”星雲答:“我師父叫我來的。”大和尚將他一陣藤條鞭打,怒斥:“一個習佛的人沒有自己的歸心,師父叫你來,你就來嗎?”接着大和尚又問:“你為何來此地?”星雲想了一會兒,改口答:“我自己想來這裡習佛。”大和尚藤鞭落得力更大,罵:“出家人,豈可說謊!”大和尚再問:“你為何來此地?”星雲想,第一次答案不對,第二次也錯,於是沉口氣回:“我師父叫我來,我自己也想習佛,因此來了此地。”藤鞭垂落數十下,打得星雲痛不欲生,滿地打滾,大和尚斥:“如此幼小,竟如此滑頭!”

當天夜里,滿身是傷的星雲想不透疼愛自己的師父為何把他帶到這個如地獄般的地方。想起媽媽告別時的眼淚,他忍不住放聲大哭。

突然,大和尚推門進來,星雲嚇得跪在地上。大和尚與下午初見面時表情截然不同,滿臉慈祥,帶著藥,來為星雲塗傷。他告



如此逆境之痛

訴星雲:“孩子,你下午說的,沒有一句話是錯的……我教你的這門功課叫逆境。什麼是逆境?就是生命無常。你遇到了困苦、災難、不平、劫殺、死亡……那都是命運。不因為你做對了什麼,就可以逃開;不因為你做錯了什麼,才受到懲罰。接受逆境,才能克服命運帶給你的痛苦。”

星雲大師將此經歷寫出,我讀後至今難忘。我們太執着于

相信命運的公平,也太執着于自己的得失。我們經常看到“生命無常”四個字,卻從未真正體會其中的深奧道理。人那麼有情,那麼肯定,那麼慷慨,卻又對命運那麼苛求。人的世界,最缺的是豁達——豁達地與命運相處。

現在每天早晨,我都提醒自己,生命短暫而美好,沒時間糾結,沒時間計較。每個人每天都可能遇上煩心的事情,但心若不動,風又奈何?你若不傷,歲月無恙。此時所謂快樂,絕非名利或身份,就是信手拈來:給蔬菜,一點點眷戀;給窗戶,一點點盼望;給當季的食材,一點點溫柔;給不起眼的陽臺,一點點花樣年華;給平凡的日子,一點點點綴。

一直沒有遇見逆境的人,所謂“人生勝利組”的人,愈到生命盡頭,會活得愈危險。一個人一生都是順境,他如何接受死亡?如何接受消逝?如何接受無我?多半在晚年時,他只能恐懼地活着。

你以為腳踩的是地獄,其實是天堂的倒影;而我唇角的皺紋,其實是智慧的積累。畢竟人生最終的逆境叫死亡,誰也逃不過。

今天更重要



經濟學里有個名詞叫“貼現”,就是你將一張尚未到期的匯票轉讓給銀行,換成現金。當然,在匯票到期前兌換的現金肯定比到期後兌換的要少,這個折扣的比率就叫貼現率。

其實人的大腦也像銀行一樣,有貼現的說法,但大腦的貼現率比銀行高得多。隨著時間的推移,天大的事兒在你今天看來也無足輕重。有些因此嘗到“甜頭”的人不自覺地就會把事情放在一邊,儘可能地拖延下去。

但換個角度想想,固然有些事情一下子處理不了,比如感情方面的事,大部分的問題還是需要馬上面對的。

有一次,我送給一個阿姨一條漂亮的絲巾,她圍上後令我感到驚艷,她也興奮地在鏡子前轉來轉去。然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圍那條圍巾,被問起原因時,她說:“因為它太漂亮了,我打算留到以後在特殊場合時再圍。”

留到以後?好吧,我不知道還有哪天比今天更重要。

也許,時間才是修正我們眼光的精密儀器。這樣的經驗,我估計每個人都有:多年以後,發現某個人並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好,或者,並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壞。甚至,因為曾粗暴地對待過某個人,心生愧疚。

記得是我30歲出頭的時候,當時孩子小,工作重,過得很辛苦。有個黃昏,我從幼兒園接回孩子,忙著做飯。正炒菜的時候,來了一對中年夫妻。他們說是經朋友的朋友介紹來找我的,我只好關了火,請他們進屋坐。原來,他們的兒子馬上要從軍校畢業了,他們想托我幫忙把兒子分到成都,不要去偏遠的部隊。我一口回絕,我說,我沒這個能力。這是實話,同時以我當時非黑即白的性格,很厭惡這樣的事。我說既然考了軍校,就應該有吃苦的思想準備,去部隊鍛煉一下沒什麼不好。我一邊說一邊開始煩躁——鍋里是炒了一半的菜,地上是渾身臟兮兮的兒子,真恨不得他們馬上離開。可他們就是不走,反反覆復說着那幾句話:“兒子身體不好,受不了太艱苦的生活……請你幫幫忙。”我看不鬆口他們是不會走的,只好說我去問問。他們兩個馬上眉開眼笑,立即從地上拿起旅行袋往外拿東西,仿佛交定金一般。我一下就火了,估計臉都漲紅了,大聲說不要這樣。可是大媽把我按在沙發上,大叔往外拿東西,我完全沒有辦法。其實,就是兩瓶白酒,七八個碼山梨。他們走後,一個梨從茶几上滾了下來,我滿腔怒火,上去就是一腳,把梨踢得粉碎,兒子也被嚇哭了,故事還沒完。第二天我去服務社看了下酒的價錢,然後按他們留下的地址寫了封信,義正詞嚴地說,我不會幫這個忙的,也希望他們的兒子勇敢一點,不要再讓父母出面做這樣的事。然後把信連同錢一起寄了出去。

過了這么多年,想起這事,我真的是心生愧疚。不是說我當時應該幫忙,而是後悔我的態度,我太不體恤他們了,那么生硬、輕蔑。我至少應該安撫他們一下,多給他們一些笑容。他們很可能是下了很大決心才來的,從很遠的郊區坐公交車趕過來,東問西問問到我的家,拎着那么重的東西,厚著老臉來求一個年輕人,可我卻“義正詞嚴”地拒絕了他們。我對20多年前那個“義正詞嚴”的自己,實在是太不喜歡了。

為什麼要過這么多年,我才能明白?

若干年前的秋天,我應邀去一個小城採風。採風結束時,主人讓大家留下“墨寶”,我連忙閃開。作為一個毛筆字寫得很臭的人,遇到這種場合,除了逃跑別無他法。可是,那位負責接待的先生,卻三番五次地來動員我,我一再說我不會寫毛筆字,他就是不信。也許是我的鋼筆字誤導了他,我給他送書時寫的那幾筆,讓他認為我的字不錯。他說,你現在不願寫,那就回去寫了寄給我。我以為是個台階,連忙順勢而下,答應了。

哪知回到成都,他又是寫信又是發短信,一再催問我寫了沒有。看來他不是客套,是真的想要。我看實在是躲不過了,就找出筆墨試着寫了幾個字,真不成樣子。可他繼續動員:“你就是想做個紀念,你隨便寫幾個字吧,寫什麼都行。”我便臨時抱佛腳,練了三五天,然後找我們創作室的書法家要了兩張好紙,並問清了應該怎樣落款、怎樣蓋章,總算勉強完成了任務,寄了出去。過了十天,他來短信問我寄出了嗎。我說寄出好多了,他說沒收到。又過了一周,他告訴我還是沒收到。我說,也許是寄丟了吧。他說那太可惜了。好在,他沒讓我再寫。

過了好多年,去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認真學寫一下毛筆

我的一位閩密去看望外婆,被領到石庫門房子改造的小餐廳里吃法國餐。那是閩密4個月來第一次有空去看外婆,她很忙,本以為可以把吃飯時間控制在一個小時內,誰想卻不知不覺聊了兩個半小時。那天,新燙了頭髮的86歲的外婆,跟她說起整個家族從寧波來到上海打拚的歷史,說起她自己在中西女中度過的10年時光。外婆回憶了她的英文、體操和鋼琴老師,回憶了當年圖書管理員的莊重與博學,回憶了她穿着背帶褲騎自行車徜徉在弄堂里的青春歲月……俱往矣,那些絢爛的回憶,為外婆清瘦的雙頰鍍上了一層迷人的霞光。

那是閩密第一次聽到她的家族史,聽外婆說那一輩的閩秀如何長成,她為自己的無知與淺薄而感到羞愧。她忘了為菜肴拍照,忘了刷朋友圈,忘了對別人新冒出來的狀態點贊。

外婆最後問她:“你曉得我為啥要領你到這么小的餐館來吃飯?”沒等她回答,外婆得意地敲了敲桌子:“就因為桌子老小(上海話‘太小’之意),我們兩個離得這樣近,近得你都不好意思刷微信。要小輩專心聽你講話就得來這裡,我已經屢試不爽。



迷你餐桌

字,就找了個教學視頻來看。一看才知道,我當初寫的哪里是毛筆字,完全沒有章法,就是在用毛筆寫鋼筆字。於是忽然明白:那年我寄去的“墨寶”肯定沒丟,他肯定收到了,只是打開一看,出乎意料,根本拿不出手。為了維護我的面子,他只好說丟了。雖然我沒去跟他確認,但心里已確定無疑了。

生活中藏滿了秘密,而答案,往往挂在我們通往未來的樹上,你不走到那一天,就無法看到。再說個長點兒的故事吧。

1983年夏天,一個17歲的女孩兒跑到我剛剛就職的教導隊來找我,告訴我她考上大學了。她是我大學實習時教過的學生,只教過40天。1982年秋天,我到一所縣中學實習,教高二。

多年以後

作者:袁山山



我當時24歲,說一口普通話,充滿了那個年代大學生的熱情和浪漫。比如會利用晚自習時間,給全班學生朗讀海倫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希望他們珍惜生命、珍惜青春;還比如,晚自習時,發現教室外的晚霞非常美麗,就停下講課,讓所有同學走出去,站在長廊上看晚霞,直到晚霞消失,然後讓他們就此寫一篇作文;我還以自己的經歷告訴他們,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學,一定要走出家鄉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當時我的這些做法很對高中生的胃口,學生們因此都喜歡我。特別有幾個女生,總圍着我轉,一下課就寸步不離地跟着我。

這個考上大學的女孩兒,就是其中一個。據她後來告訴我,當時我看她穿了一身很破舊的衣服,非常著急,問她:“你就穿這個去上大學嗎?”她說她只有這身衣服,家里四個孩子,父母務農,生活很困難。我便把她帶回家,從自己不多的衣服里找了幾件給她。

這件事我完全忘了,只記得她來看過我。20多年後的某一天,她突然打電話找到了我,她在電話里激動得語無倫次:“袁老師,我好想你啊,我一直在找你。袁老師,你知道嗎,我上大學時你送我的那幾件衣服,我一直穿到畢業。後來我們家情況好些



防微

穿上新鞋的人會小心翼翼地繞過泥濘,但只要他一失足弄髒了鞋子,就不再那麼珍惜了。當鞋子完全臟了時,他就會不再顧忌泥濘,結果將鞋子弄得越來越臟。

同樣,一個年輕人,當他與那些惡劣而放蕩的事還離得遠遠的時候,為了保持自己一塵不染的身心,他很小心。一旦他有一兩次做錯了事,他就會想:“不管我多么小心,總也是免不了的。”於是他不再刻意遠離惡習,慢慢地沾染上了很多不好的東西。

鞋子弄髒了就立刻清洗乾淨,再加倍小心;犯了錯就立刻懺悔,繼續加倍防範。這才是君子的做派。

了,我就把你送的衣服洗乾淨包起來,放在櫃子里。每次搬家我媽媽都說,這是袁老師送的衣服,不能丟。我們搬了五次家,這包舊衣服還在我們家櫃子里。”

接到這樣的電話,對我來說不啻是領到了上天的獎賞。

而這個當年的小姑娘,如今的高中數學老師,仍在源源不斷地獎賞我:她親手剝花生米寄給我,親手灌香腸、做臘肉寄給我,親手繡十字繡寄給我……無論我怎么勸說,都擋不住她做這些事。

最讓我感動的是2013年元旦,當時我正經歷著一生中寒冷的日子:父親罹患重症,母親身體也不好,一個在醫院,一個在家。由於每日來回奔波,天氣寒冷,我也病倒了,發燒,頭痛。晚上躺在母親身邊,一邊安撫母親,一邊忍受著感冒帶來的折磨,心情實在是陰冷到了極點。

忽然叮叮一聲,我接到了一條短信:“袁老師,偌大的地球上能和您相遇,真的不容易。感謝上天讓我們相識於1982年。您讓一個從未奢望上大學的窮孩子有了上大學的夢,並最終實現了這個夢想。從此她的家有了前所未有的改變,她的弟弟妹妹也努力學習,一家四個娃都上了大學。他們的父母幾乎是一字不識,這是一個奇蹟。感謝您,袁老師!元旦來臨,祝您身體健康,家庭幸福。您的學生羅花容。”

我的眼淚瞬間涌出。我知道她並不瞭解我當時的情況,她只是在表達她的感情。而在那一刻,這份感情之于我,實在是太重要了,是寒冷的冬夜里最溫暖的一束火光,讓我的心重新熱起來,亮起來。我忽然明白,原來30年前20多歲的我,給30年後50多歲的我,留下了一根火柴。

很多感情和心境,我們總要在多年以後才能體驗。有的,或許已轉化成生活的禮物;有的,則鑄成一生的遺憾。

今年1月里的某一天,陽光明媚,氣溫卻很低。我參加完軍區部隊的轉隸交接儀式,一個人穿過操場,走向辦公大樓。四周很安靜,我知道這安靜里正孕育著風雲激蕩,中國軍隊將面臨全新的格局,我們充滿期待。但一個有61年歷史的軍區也將因此消失。而我,在這個軍區里整整服役了40年的老兵,也將面臨轉身離開。那種心情,真無法訴說。

我一個人走着,忽然想起了父親,父親是在1985年那場百萬大裁軍中離開部隊的:他所在的鐵道兵被建制撤銷了,他因此提前離休,脫下了軍裝。那個時候父親曾無限感慨地對我說:“我讀的北洋大學沒有了,我當了一輩子的鐵道兵也沒有了。今後我都沒有老部隊可回了。”而我,只是隨口安慰了他一句:“提前退休不是更好嗎,辛苦了一輩子,正好早點兒休息。”

30年後的今天,我忽然明白了當時父親的心情。因為我此刻的境遇與父親當時完全相同,我此刻的年齡也與父親當時的年齡完全相同。雖然到了今天,我也沒想出更熨帖的話來安慰父親,但我仍為自己當初的漫不經心感到內疚。

等我今天明白,早已物是人非。對於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的父親,我還能說什麼呢?人生的很多遺憾,就是這樣留下來的吧。也許,當父親生發出那樣的感慨時,我最應該做的,就是陪着他一起沉默。

多年以後我才明白,很多感情,難以言說。也許人生就是不斷失落和釋然的過程。那些失落和傷懷讓我們更能理解他人,而那些釋然和感動,則讓我們活得更加開闊。